# 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二十三

天子之孝

均慈愛

臣按儀禮言兄弟四體也葢二手二足在身之傍衆子在父之傍上下左右合為一體故人之愛手足必無上下左右之異者人之愛其子亦無支嫡長幼之異者也大學之傳齊家也首曰之其所親

愛而辟焉辟則愛有不均矣然而支嫡之必辨長幼之有别是猶四體之貴上而賤下先左而後右也曹風之詩人美君子之立心均平專一則比物連類于鳲鳩在桑其子七兮言子雖多而其飼之也朝從上下暮從下上愛之之心則如一也其子或在梅或在棘或在榛飛集之性雖無常而居以待之則有常故每章皆言在桑也於鳲鳩見君子之均慈愛矣記曰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已

實有子而使人謂之于菀于枯晉語優施以菀喻奚齊以枯喻申生無以為人父亦無以為人子矣古之聖王以世嫡正位居體以別子開國承家此椒聊之所以繁衍而本根之所以獲庇者也均慈愛所以能博愛也

詩周南麟之趾篇名其一章曰麟之趾足也振振仁厚貌公子于音吁下同嗟麟兮二章曰麟之定額也振振公姓于嗟麟兮三章曰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小序曰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

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臣按朱熹集傳曰序以為關雎之應得之葢文王化行于家后妃仁厚而子孫衆多胥化于善故思齊之詩美之曰則百斯男螽斯曰宜爾子孫振振兮皆可證此詩也夫關雎之化至于能使其公子皆振振如麟則文王于父子之愛天性之恩可謂極至焉爾矣故伯邑考之不立亦所以愛也管蔡之不咸非其不慈也而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

畢原酆郇後皆分藩胙土無一驕奢淫佚取敗者是眞所謂于嗟麟兮者也二章云振振公姓三章云公族則武之穆周公之胤凡大封之同姓無一非文王之所愛故中庸曰愛其所親

小雅斯干（篇名）其八章曰乃生男子載寢之牀（尊之也）載衣之裳（服之盛）載弄之璋（尚其德）其泣喤喤（大聲也）朱芾（芾天子純朱諸侯黃朱）斯皇（猶煌煌）室家君王

臣按斯干宣王考室之詩祝室家之內將生男

子或且為諸侯或且為天子皆將佩朱芾煌煌然男子未生而辭預祝之已有為君與王之定分故始生即有舉世子禮與舉衆子絶異也夫子曰必也正名乎聖人防微別嫌之至義固如此也

大雅文王篇名其三章曰陳錫哉始也周侯君也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本宗支支子百世

孔穎達疏曰文王能布陳太和以賜子孫受天命而造始周國故為天下之人君其本適為天子支庶為

諸侯皆得百世

臣按此詩與螽斯麟趾諸詩相發明見文王之能愛及子孫百世也而本宗支子之分已截然不可踰盖周家大小宗之法定于此矣以此定尊卑之分明長幼之倫次昭穆之序別親疏之殺兄弟以友九族以和有國者得保其國有家者得保其家而無相爭凌之患矣雖百世可也

禮記曲禮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

鄭康成注曰不敢自專謂宗子有故支子當攝而祭者也五宗皆然

孔頴達正義曰祖禰廟在嫡子之家庶子賤不得輙祭之也若濫祭亦是淫祀

臣按此五宗之法所起也君有絶宗之道此雖不為君言然可見先王之所以別支子者嚴矣故曰骨肉之親棨而不殊又大傳曰庶子不祭明其宗也若以國君之子而論惟不得祭故國君之庶子

即自為別子自為宗而不得干君之祖禰也先王之嚴于支子至絶之于祖禰絶之于祖禰夫固有所甚愛之也不啻繫之于其祖禰也

隋高祖懲周室諸王微弱故使諸子分據大鎮專制方面權侔帝室及其晚節父子兄弟迭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壽終

司馬光曰昔辛伯諗周桓公曰内寵並后外寵貳政嬖子配嫡大都偶國亂之本也人主誠能慎此四者

亂何自生哉隋高祖徒知嫡庶之多爭孤弱之易揺曾不知勢均位逼雖同產至親不能無相傾奪者考之辛伯之言得其一而失其三乎

臣按封建之行與廢誠哉其勢也漢承孤秦之敝大封同姓而亂者四起卒用主父偃策裂地分封子弟而後差安隋高祖處諸子大鎮得專制方面剖玉麟之符受總管之號則其權比漢諸侯王更重此與晉武懲曹氏孤立而建樹諸子使專兵柄

者同然而其覆轍可睹矣帝又多猜忌始慮天下之不我與而以大權私其子旣又慮其子而防之如大敵太子勇秦蜀二王先後幽死漢王反誅而煬帝遂覆其祀矣人君開誠布公則萬物歸之若積猜嫌任智數則一身一家亦無以自處豈特不能全其慈愛而已哉

唐太宗貞觀十六年魏王泰月給踰于太子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為聖人制禮世子用物不會與王者共

之庶子雖愛不得踰嫡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也如當親者疎當尊者卑則巧佞之奸乘機而動矣昔漢竇太后寵梁孝王卒以憂死宣帝寵淮陽憲王亦幾至于敗今魏王新出閤宜示以禮則以訓謙儉乃為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上從之上又令泰徙居武德殿魏徵上疏以為陛下愛魏王常欲使之安全宜每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上遣泰歸第

上嘗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諫議大夫褚遂良曰今四

方無虞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最急上曰此言是也

臣按魏王泰寵于太宗欲傾太子承乾後卒敗太子而泰亦廢帝之寵泰不其兩傷與史稱泰好學大開館舍廣延時俊盖所致者皆浮華傾險之士如勝詭羊勝公孫詭二丁丁儀丁廙之徒耳惜乎泰有好學名帝不為之選輔導之官開陳善敗正以禮誼至聽其別置文學館自引名學士此其所以敗也

高宗上元元年九月御翔鸞閣觀大酺分音樂為東西

朋使雍王賢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爲樂郝處俊諫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梨讓棗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遞相誇競俳優小人言辭無度恐其交爭勝負譏誚失禮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上矍音矍然曰卿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遽止之

臣按處俊之諫善矣然春秋尚少志趣未定之時不獨遞相誇競爲失敦睦之道已也音樂之娛同于桑濮俳優之戲殆于倿人凡可以娛耳目蕩心

志者血氣未定漸染尤易當戒禁之不暇而又可導之以其具乎此謂不知其所以愛也先是龍朔元年賢為沛王聞王勃善屬文名為脩撰時諸王鬬雞王勃戲為檄周王雞文高宗見之怒曰此乃交搆之漸斥勃出沛府一高宗也何其明于前而闇于後耶

明皇開元十五年夏五月作十王宅百孫院

上附苑城為十王宅以居皇子不復出閤雖開府置

官屬及領藩鎮惟侍讀時受書自餘歳時通名而已及諸孫寖多又置百孫院太子亦不居東宫常在乘輿所幸之别院

臣按鳲鳩之均愛言其子七分以數計之則其無偏頗之義見矣宅以十院以百是其無偏頗也似乎能均愛矣而豈真能愛之哉夫以子孫衆多而不使之出閤就學則雖宫室衣服飲食僕御之類一無異同而陵競之心有不自知其生於嗜欲玩

好之中者矣斯亦愛而勿勞者與

後唐明宗天成四年史館修撰張昭遠上言臣竊見先朝時皇弟皇子皆喜俳優入則飾姬妾出則誇僕馬習尚如此何道能賢諸皇子宜精擇師傅令皇子屈身師事之講禮義之經論安危之理

臣按自漢而後諸皇子或胙土受封而不任之以職或任將軍都督刺史而不實封之以地又或其地其官皆不與而列王爵居中朝有事則參大議

定大謀其股肱夾輔王室者至重親師傅講禮義則他日可以任親賢之寄壯維城之勢而魯衛之盛不是過矣聲色僕馬之好是敗度敗禮之階也

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冬十月以姚坦為益王府翊善益王帝第五子元傑也嘗作假山名僚屬置酒衆皆褒美坦獨俛首王彊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父子兄弟鞭箠苦楚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租所出非血山而

何時帝亦為假山未成聞坦言急毀之王每有過失坦輙盡言規正左右敎王稱疾帝憂甚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不得自便耳帝怒曰吾選端士輔王為善今乃使我逐正人王年少豈解此也必爾輩敎之杖乳母於後園召坦慰諭之

臣按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皇子託體天家雖資性不同而聲色是習僕妾是處不知閭里之艱難不練政治之得失而欲其夾輔王室決疑

定計鮮有敗事其得失難易孰與夫學而知之者哉夫古者諸侯王相及内史中尉之官蓋可考矣後世諸王不皆之國就封則固不必其皆置第倣師傅之遺意量設伴讀官使之以周孔之書日夕次第陳于王前而以暇商確諸史并閭及民間之疾苦如所稱督税鞭笞血流滿身者使常若在目自然安不忘危知所戒慎而凡聲色狗馬技巧之好自不以置于胸中德性必益高明識見必益練

達而要必得忠正彊直如姚坦其人者始不負其任也不然或詗之以容悦之流轉導之以非僻之路是適為左右僕妾之助耳固無異積薪而厝之火也

以上均慈愛

御定孝經衍義二十三

御定孝經衍義卷二十四

天子之孝

敦友恭

臣按書君陳曰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疏云父母尊之極兄弟親之甚緣其施孝于極尊乃能施友于甚親言善事父母者必友于兄弟也又按康誥弗克恭厥兄不友于弟疏云善兄弟曰友

此兼言恭者友思念之辭兄弟同倫故俱言友雖同倫而有長幼其心友而貌恭故因兄弟而分友之文為二而言恭也君陳稱其臣康誥責其民乃加百姓刑四海之義而立教之本則在君天下者不敢惡於人之初心始故博愛之道先敦友恭

書康誥王若曰孟侯孟長也言為諸侯之長朕其弟小子封康叔名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用也能者所當用祗祗敬也賢者所當敬威威刑也有罪所當討顯民明此道以示民

用肇（始也）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脩（修治）我西土惟時怙冒（怙之如父冒之如天）聞于上帝帝休（天美其治）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殪滅也戎大也）殷誕（大也）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於其國於其民惟是次序皆文王教）乃寡兄勗（自謙汝寡德之兄亦勉力不怠）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言受命克殷以汝得以封於此）故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治民）將在祗遹（述也）乃文考紹聞（繼其所聞）衣德言（服行其德言）往（汝往之國）敷求於殷先哲王用保乂民（當布求殷先智王之道用安治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汝當大遠求商家耇老成人之道常以居心則知訓民）別求聞

由行也古先哲王用康安也保民弘于天廓大其所得于天之理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臣按武王之友其弟者至矣封之以舊京餘民以為東方諸侯之長以重其倚任原文考之造周與所以繼志述事者以見致此之不易勉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為裕德于身而保乂其民之本謂必如是焉乃能不廢王命而守其富貴也盖聖人之慮之周也當之國之際宜其體統之自此尊嚴隔絶

乃行家人之禮自謙為寡兄呼之為小子又何其藹然親親之誼溢于訓詞也若後世裁抑之過而恩禮薄寵愛之過而侈僭生均于友恭之道有虧矣

詩唐風杕杜篇名其一章曰有杕特也之杜赤棠也其葉湑湑盛貌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輔也焉人無兄弟胡不佽助也焉

小序曰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

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

臣按晉昭公分國封叔父桓叔於曲沃後曲沃强而公弱揚之水椒聊之實二詩所為作也似昭公篤於宗族坐貽尾大不掉之患詳味此詩乃知公棄兄弟而崇支别親其所疎疎其所親如杕杜之雖有葉而湑湑然不相比矣後果為沃并獨行踽踽患禍蓋至此哉

豳風鴟鴞篇名其一章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惡聲之鳥攫子而鷙

食

無毀我室恩情愛斯勤殷厚斯鬻養也子之閔憂也斯

臣按朱熹以為公周公也託鳥言呼鴟鴞惡鳥而告之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喻武庚既敗管蔡不可更毀王室我子指二叔恩勤鬻閔深痛惜于二叔也蓋公雖誅叔然念與我同父惟恐傷厥考心正康誥所為念鞠子哀者於此見公友愛之心無已也且叔實敗武庚而詩以取子尤武庚不忍暴揚叔之過也此又恩勤之至也

破斧<sub>篇名</sub>其一章曰旣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臣按斧斨皆征伐之用集傳以為此從軍之士因周公作東山以勞已故言此以答其意葢征管蔡商奄時事也惟周公之心本於至公而不傷其至愛天下諒其心之無他而相與歌其勤而叙其事善乎熹之言曰使其心一有出於自私而不在於天下則撫之雖勤勞之雖至而從役之士豈能不

怨也哉此真能推公之心者故于此詩見公雖處變不失乎天理人心之正而後世之以一已之私利至于兄弟相賊如唐太宗之於太子齊王宋太宗之於秦王寧宗之於濟王元文宗之於周王如此者不可殫述皆為得罪於天下後世而不得以公之辟叔籍口者矣

小雅蓼蕭（篇名）其三章曰蓼（音六）彼蕭（蒿也）斯零露泥泥（乃禮反露滑貌）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壽而且樂也）

臣按此為諸侯朝天子之詩鄭箋謂見君子見天子也則為美天子之宜兄宜弟朱熹集傳以為君子指諸侯蓋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如晉詛無畜羣公子秦鍼懼選之類故以宜兄宜弟美之亦所以警戒要俱見為君者當友愛之意

大雅皇矣篇名其三章曰維此王季因心言非勉強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則也錫之光

孔穎達正義曰太伯以王季為賢故讓之若王季不

賢則讓功不顯由王季能稱太伯之心見太伯為知人達命名傳之後世故言厚明其功美始使之顯著也

臣按朱熹集註亦云與其兄以讓德之光猶曰彰其知人之明不為徒讓耳解此畧同因王季之能為君而後世有天下形泰伯之能為讓而讓以天下是王季之友其兄者更大也故詩連舉王季之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然則必能為君長如王季者

方為孝其親方為念天顯克恭厥兄甚矣孝友之道難言也

左傳富辰曰（周大夫）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同也）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周卿士名虎）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

于墻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僖公二十有四年

臣按國語襄王十三年鄭人伐滑王使游孫伯請滑鄭人執之王怒將以翟伐鄭富辰諫曰不可人有言曰兄弟讒鬩侮人百里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此又與左傳不同詩本周公所

作召穆公糾合宗族重述其事而歌此詩也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盖感傷二叔致兄弟恩疏而親愛愈篤常棣之詩非徒作也若厲王時召公雖述此而不能正王之虐也歌詩必類厲王殆不類矣

盟于臯鼬（由又反）將長蔡於衛（晉欲令蔡先衛歃）衛侯使祝佗私于萇弘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徳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正也）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

金路大旂夏后氏之璜美玉封父古諸侯之繁弱大弓名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於周使六族就周受周公之法制是使之職事於魯共魯公之職事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增厚也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百官彝器常用之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周公世子而封于少皞之墟曲阜分康叔以大路少帛襍白綪七見反茷步貝反旃旌綪茷大赤取染草名通帛為旃析羽為旌大呂鍾名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

終葵氏封畛（涂所逕也）土畧（界也）自武父（衛北界）以南及圃田（鄭藪名）之北竟取于有閻之土（衛取受朝宿邑）以共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泰山湯沐邑）以會王之東蒐聃季（周司空）授土陶叔授民（周司徒）命以康誥而封于殷墟（朝歌）皆啟以商政（因其風俗開用其政）疆（疆理土也）以周索（法也）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文王伐密須之國獲其鼓）闕鞏（甲名）姑洗（鐘名）懷姓九宗（唐之餘民）職官五正（五官之長子孫世為貴族）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大夏今大原晉陽）啟以夏政疆以戎索（大原地寒不與魯衛同法）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

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管蔡成霍毛豈尚年哉定公四年

臣按尚德不尚年正先王封建蕃屏之意三叔皆列大藩而五叔無官豈惟不以私情勝公義亦所以善全親親之恩故周之封建非以私子弟而子弟亦不以封國賈禍自時厥後裂地大封同姓皆昧于先王選建明德之義第以年齒次第受封使

之一朝享有土田恣其驕佚坐成亂階在漢則有吳楚六國之禍在晉則有齊楚成都河間之禍而宋齊梁諸王皆年少涖事委政籤帥（王府官）或至兄弟相攻伐以胥於亡封建之禍蓋至此哉誠可為深戒也

孟子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

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萬章曰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殺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

有庳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此之謂也

臣按兄弟之愛出於天性非甚不仁之君未必遽相為痛也漢景之待孝王宋文之遇義康其始豈嘗疎忌之哉無如弟實不令何有欲保全親親之

恩而不得者然千古之傲弟莫若象而舜之待之
者始終豈不以仁哉富貴與共以明骨肉之恩使
吏治其國以杜其驕淫之漸象至不仁然不仁於
貧賤之時未聞不仁於富貴之後蓋舜之待之者
得其當而愛之者為已至矣或者又謂食租稅不
與吏事則在國中一摇手不得誠若類於放者然
使絶朝見禁往來則謂放可也源源相接一無毫
髮怨怒其至誠惻怛光於日月而曷嘗峻為之防

使下吏苛察繩其後哉固非如魏文刻薄者之所可藉口也

漢文帝時民有歌淮南王者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八年夏封淮南厲王子等四人為列侯

臣按史淮南厲王恣不用漢法及反謀覺漢廷雜治文帝不忍置王於法而處之蜀似非為大失然袁盎謂上素驕淮南王今暴摧折之恐逢霧露死

有殺弟名後果亡淮南王而民歌之如此人君處兄弟間劇難彼令兄弟綽綽有裕固善也不然明徹別嫌納之善道斯為能處骨肉間者若素驕之以陷於死亡則是以禍之者愛之也其去不友者無幾矣

景帝時梁孝王以竇太后少子故有寵王四十餘城居天下膏腴地賞賜不可勝道府庫金錢且百鉅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

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招延四方豪俊之士如吳人枚乘嚴忌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蜀人司馬相如之屬皆從之遊每入朝上使使持節以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闕下既至寵幸無比入則侍上同輦出則同車射獵上林中因上疏請留且半歲梁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

田叔等按梁事來還至霸昌廐取火悉燒梁之獄詞空手來見帝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

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問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謁太后且曰梁王不知也造為之者獨在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為之耳謹已伏誅死梁王無恙也太后聞之立起坐飡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孝王臣說王使乘布車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果殺吾子帝憂恐於是梁

王伏斧鑕於闕下謝罪然後太后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悉名王從官入關然帝益疎王不與同車輦矣

臣按梁孝王怙寵僭侈擬於天子後以不得立為嗣刺殺袁盎議臣等事發被按微田叔且深遺太后憂然則平日不閑之以禮義使之覬覦非分以入於法而帝亦幾罹不孝不友之大過是可懼也

武帝建元三年冬十月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上置酒勝聞樂聲而泣上問其故對曰悲

者不可為累欷思者不可為歎息今臣心結日久每聞
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横集也臣得蒙肺腑為東藩屬
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
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氷釋臣竊傷之具以吏所
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
親之恩焉

臣按人君之不克全兄弟之愛者有二焉愛之之
甚使之怙寵而驕以至於敗者一也忌之之甚日

夕猜防置吏苛察者一也二者交失而忌者為尤甚矣中山之語恫乎有餘悲足令猜暴者愴然而思也

明帝永平十一年春正月東平王蒼與諸王俱來朝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傅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腰同腹矣

令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

令帶之

章帝建初七年秋八月飲酎畢有司復奏遣東平王蒼

歸國帝乃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

親踈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

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黄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

言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

元和二年三月至東平祠獻王陵帝至東平追念獻王

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獻王陵祠以太牢親拜祠坐哭泣盡哀

臣按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然東平周旋兩朝皆蒙異數固二君能篤家人之愛亦蒼之樂于為善有以致之也夫備藩屏列肺腑知為善之最樂而不陷於不善克享福禄以永終譽君臣交忻不亦休乎

和帝永元十五年夏四月甲子晦日有食之時帝遵肅

宗故事兄弟皆留京師有司以日食陰盛奏遣諸王就
國詔曰甲子之異責由一人諸王幼稚早離顧復弱冠
相育常有蓼莪凱風之哀選懦之恩知非國典且復宿
先就反留力就反

臣按小宛之詩曰題彼脊令載飛載鳴脊令飛則
鳴行則搖時相依倚取與兄弟同出所生本屬一
氣不得暫分離人君但能以所生為念常有蓼莪
凱風之哀則永永相保無在原之禍痛矣曹植云

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喻亦類此也

魏文帝黃初三年夏四月戊申立鄄城侯植為鄄城王是時諸侯王皆寄空名而無其實王國各有老兵百餘人以為守衛隔絶千里之外不聽朝聘為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雖有王侯之號而儕於匹夫皆思為布衣而不能得法既峻切諸侯王過惡日聞獨北海王袞謹慎好學未嘗有失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王舉措有過當奏有善亦宜以聞遂共表稱陳袞美袞聞之

大驚懼責讓文學曰脩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所以為益也

臣按前代諸王往往以驕佚之過習為不善自取敗亡人主欲保全之而不可得若謹慎好學正可共享多福何嫌何疑而增其負累乎魏文猜忌之至遂致骨肉有善亦不敢以上聞良可哀已

晉武帝太康三年冬十二月以齊王攸為大司馬都督

青州軍事四年春正月賜齊王攸備物殊禮三月大司馬齊王攸卒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勗馮紞楊珧皆惡之紞言於帝曰陛下詔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帝以為然王渾上書以攸至親盛德宜贊朝政今出之國徒假以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任非陛下追述先帝太后待攸之宿意也攸憤怨發病乞守先后陵不許御醫診視希旨皆言無病河南尹向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德望者少齊王攸卧居京邑所益實深不可不思也帝不

納攸疾轉篤猶催上道攸歐血而薨初帝愛攸甚篤為荀勗馮紞所搆欲為身後之慮故出之及薨帝哀慟不已馮紞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自薨殁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攸舉動以禮鮮有過事帝敬憚之每引同處必擇言而後發

臣按攸晉武之母弟也初文王昭娶王肅之女生炎（武帝）及攸以攸繼景王師後攸性孝友多材藝清和平允名過於炎昭甚愛攸幾廢長立少炎之忌

攸正如魏文之忌陳思矣稱帝之初懲魏氏孤立之弊大封宗室授以職任又詔諸王皆得自選國中長史獨齊王皆上請攸固未嘗以驕溢致釁也特以衆望所屬而除之耳此其為身後之慮周矣哉披枝傷心維城斯壞司晨煽處謂賈后女禍及宗又非意計之所預料也悲夫

宋文帝就會稽公主宴集甚懽主起再拜叩頭悲不自勝上不曉其意自起扶之主曰車子彭城王義康小字歲暮必

不為陛下所容今特請其命因慟哭上亦流涕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是負初寧陵武帝陵即封所飲酒賜義康并書曰會稽姊飲宴憶弟所餘酒今封送

司馬光曰文帝之於義康友愛之情其始非不隆也終於失兄弟之歡虧君臣之義迹其亂階正由劉湛權利之心無有厭已劉湛見踈于文帝欲推奉義康殷景仁勸帝裁抑義康密謀誅湛湛誅義康出為江州刺史卒見殺詩云貪人敗類其是之謂乎

臣按友愛之不終往往以讒人交搆其間故古人

有言兄弟讒鬩葢鬩墻之禍半起於讒也於此謹察之君不惑於左右之言臣不溺於謟附之輩亦敦睦之一道也義康之禍啓於殷景仁劉湛足以鑒矣違蔣山之誓不其有負初寧歟

明帝與休仁建安王素厚雖殺之每謂人曰我與建安年時相隣少便款狎景和子業年號泰始明帝即位改元泰始之間勲誠實重事計交切不得不相除痛念之至不能自已因流涕不自勝

沈約論曰聖人立法垂制所以必稱先王蓋由遺訓餘風足以貽之來世也太祖文帝廟號經國之義雖宏隆家之道不足彭城王照不窺古徒見昆弟之義未識君臣之禮冀以家情行之國道主猜而猶犯恩薄而未悟致以呵訓之微行遂成滅親之大禍言義康罪小當呵而訓之不當遂殺之也開端樹隙垂之後人太宗因易隙之情據已行之典剪落洪大也枝不待顧慮既而本根無庇幼主孤立神器以勢弱傾移靈命隨樂推回改斯蓋履

霜有漸堅氷自至所由來遠矣

裴子野論曰夫噬虎之獸知愛己子搏狸之鳥非護異巢太宗(明帝廟號)保字螟蛉(明帝素無子密取諸王姬有孕者納宮中生男則殺其母使寵姬子之)剹拉同氣既迷在原之天屬未識父子之自然宋德告終非天廢也夫危亡之君未嘗不先棄本枝嫗(於具反)煦(許具反)旁孽(旁枝之庶子)推誠嬖狎疾惡父兄前乘覆車後來并轡借使叔仲有國猶不失配天而他人入室將七廟絕祀曾是莫懷甘心揃落晉武

背文明之託而覆中州者賈后太祖棄初寧之誓而登合殿者元兇禍福無門奚其豫擇友于兄弟不亦安乎

臣按自古戕其同氣者莫甚於宋明其末年誅鋤無一存者休仁有佐命大功亟除之而徵蕭道成入輔何其外也夫骨肉相殘自非靈長之祚道成已窺之久矣易姓之後劉氏殲焉此骨肉相殘之流禍也要之晉武之不能容齊王攸攸無自取之

道宋明之於休仁不能保終則其殺機休仁自啓之也松滋侯兄弟十人同時賜死宋祖繼體無遺誰為此禍非休仁耶休仁之為明帝畫策為社稷計者誤其為身計亦誤矣

唐太宗時諸王之藩上與之别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共處耶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能止

臣按太宗此言亦天性之發而有痛於六月四日

之事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與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明皇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諸王每旦朝于側門退則相從宴飲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諸王或有疾上為之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薛王業嘗疾上方臨朝須臾之間使者十返上親為業煮藥回飆吹火爇上須左右驚救之上曰但使飲此藥而愈須何足惜宋王成器尤恭慎未嘗議及時政與人交結上愈信重之故讒間之

言無自而入然專以聲色畜養娛樂之不任以職事

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為離宮制許之始作興慶宮仍各賜成器等宅環於宮側又於宮西南置樓題其西曰花蕚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上或登樓聞王奏樂則召升樓同宴或幸其所居盡歡賞賚優渥

上禁約諸王不使與羣臣交結光祿少卿駙馬都尉裴虛已與岐王範遊宴仍私挾讖緯戊子流虛已於新州離其公主萬年尉劉廷琦太祝張諤數與範飲酒賦詩

貶廷琦雅州司戶謂山莊丞待範如故謂左右曰吾兄弟自無閒但趨競之徒强相託附耳吾終不以此責兄弟也

臣按天子之尊雖臣諸父昆弟至于燕閒相接皆用家人禮藹藹怡怡天倫之樂事無貴賤一也魏晉以來防制諸王網蓋少密而角弓之怨作焉明皇友愛五王出自至性樓名花萼帳共寢興故史稱明皇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也迨至憸壬私挾

讖緯共相結納亦止罪及于裴虛己諸人而友愛之意未嘗因之少衰曰吾兄弟自無間蓋其不任以職事則不致以義傷恩不使結納羣臣則不致以憸壬間同氣之好皆所以全友愛之誼也

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三月罷秦王廷美為西京留守七年四月西京留守秦王廷美罷歸第

臣按史時柴禹錫等上變告廷美有陰謀而趙普和之故連有是命後竟徙房州憂死廷美之死死

於杜太后金匱之書也太后遺命光終弟及誓書藏於金匱母后愛憐少子適以速其禍時藝祖皇子德昭已先死蓋

太宗於孝慈弟友無一焉

理宗初即位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真德秀入見奏曰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難作我朝立國根本仁義先正名分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霅川湖州之變非濟王本

志前有避匿之跡後聞捕討之誅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詔有司討論雍熙元年追封秦邸廷美舍罪恤孤故事斟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興滅繼絕在陛下耳帝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以為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明甚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為師秦漢而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禮難以為法帝曰亦是一時倉卒耳德秀曰此已往之咎惟陛下知有此失益講學進德以贖前愆以收人心

臣按史濟王竑既廢湖州人潘壬起兵欲立王不克死并縊王德秀直其寃且云人主當法二帝三王秦漢以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禮至哉言乎得牖約坎六四納約自牖之要矣人倫之際豈必皆處其常正須斟酌處置盡善如舜之處象周公之處管蔡豈有一毫不合理者此在講學以明之蓋幾微毫髮之差乃天理人欲之辯不可不謹也

以上敦友恭

御定孝經衍義卷二十四

#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二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張裕孚

御定孝經衍義卷二十五

天子之孝

親九族

臣按人之一身上有父下有子三而一者也親之至也因而由父以親祖由子以親孫又因之由祖以親高曾二祖由孫以親曾玄二孫此喪服小記所謂親親者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也制服之義由

父而上殺之至高祖由子而下殺之至玄孫是上殺下殺也同父則期同祖則大功同曽祖則小功同高祖則緦麻是旁殺也祖遷於上宗易於下故高祖外無服是服親畢也乃若大宗者族人百世宗之雖絶屬猶為之服則始為諸侯大夫者且然至于天子則其收族之道益以廣矣緣尊尊貴貴之義則有天下者絶宗緣親親之情則族人百世宗之者其恩數不得同於異姓也此同姓之九族

也通異姓之親而言之則有以父族四父之姓為一族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為二族巳女昆弟適人有子為三族巳女子適人有子為四族母族三母之父為一族母之母為二族母之昆弟為三族妻族二妻之父為一族妻之母為一族為九族者是同姓之九為一族而異姓之族居其八也其序則由父族而母族由母族而妻族若司徒六行先孝而友而睦而婣也有天下者推愛親之心而周遍於同姓之九族而後及於四父族中異姓之三族而後及於三母族二妻族而後及於朋

友故舊亦由任恤之行在孝友睦婣之後故博愛之道次親九族而以勲舊附焉

書堯典克明峻德以親九族

臣按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九族皆自親而推而即以親吾親者及之蓋親親之殺孝之至德之至也朱子論仁以孝弟為第一坎仁民二坎愛物三坎若本孝而推九族固孝之第一坎與故首親睦次平章也

詩王風葛藟篇名其一章曰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小序曰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孔頴達正義曰棄其九族者不復以族食族燕之禮敘而親睦之故王之族人作此詩以刺王也

臣按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若平王能糾合宗盟以勸來者則人心固而國勢强周轍猶可以西也而蔑棄宗族以坐成孤危之勢諸侯自是離心而

各欲自樹王室之衰始此矣然則葛藟一詩王之所以降而為風也

小雅湛露篇名其二章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鄭康成注曰豐草喻同姓諸侯也載之言則也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其讓之則止昔陳敬仲飲桓公酒樂桓公命以火繼之敬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乃止此之謂不成也

臣按此言天子燕同姓諸侯至於厭厭安閒之夜以其宗室故留之而成飲不許其讓以崇親厚也其三章云在彼杞棘以喻庶姓諸侯四章云其桐其椅以喻二王後皆以令德令儀為言異於厭厭夜飲者矣此亦周之宗盟先同姓之意宜其有既醉之作也

頍弁篇名其一章曰有頍欽婢反舉首貌者弁皮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音鳥與女蘿施于

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憂心無所薄也既見君子庶幾說音悅懌音亦

小序曰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朱熹集傳曰此亦燕兄弟親戚之詩

臣按集傳但以為燕兄弟親戚而序謂刺幽王然意均主於親睦九族自足兩存也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毛傳以為蔦與女蘿非自有根依于松柏之

根故松柏在而茂松柏殞而亡是存亡在松柏以興同姓與九族非自有尊託王之尊王政明而榮王政衰而微亦有纏綿依附之意曹植表云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澗寒溫燥濕高下共之亦是詩之解也此詩卒章云豈伊異人兄弟甥舅而角弓云兄弟昏姻蓋二詩皆兼父族之異姓三母族三妻族二而言也

角弓（篇名）其一章曰騂騂（調和貌）角弓翩其反矣（弓張則內向弛則外

反兄弟昏姻無胥遠矣二章曰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三章曰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病也

小序曰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臣按幽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不獨骨肉離散而民俗皆然而傚之上好之下必有甚焉者也綽綽有裕兄弟本天性坦懐相待一無猜嫌自可處之

裕如若不令兄弟則彼以逆來吾以逆往機心機事膠固不解而所處之途皆險巇矣此所謂交相瘉者也

大雅行葦篇名其一章曰敦聚貌勾萌之時也彼行道也葦牛羊勿踐履方苞甲而未拆方體成形維葉泥泥柔澤貌戚戚兄弟莫遠具俱也爾邇同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小序曰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九族

孔頴達正義曰作行葦詩者言忠誠而篤厚也言周家積世能為忠誠篤厚之行其仁恩及於草木以草木之微尚加愛惜況在於人愛之必甚以此仁愛之深故能親睦九族之親此是成王之時則美成王之忠厚矣不言成王者欲見先世皆然非獨成王

臣按周家忠厚能篤親親之恩故仁及草木詩意若以草木之微尚加愛惜況在於人者是極形其仁愛之所至塞天地橫兩間真有不忍斷一樹殺

一歎之意以明其戚戚具爾者至誠而無偽也成

周太和之景象於此可見之矣

篤公劉篤名其四章曰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士蹡蹌濟濟大夫濟濟俾筵俾几既登登筵乃依依几乃造其曹羣牧之處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羣臣從而君之宗之宗尊也主也嫡子孫主祭祀族人尊之以為主

朱熹集傳曰此章言宮室既成而落之既以飲食勞其羣臣而又為之君為之宗焉東萊呂氏祖謙曰既饗

燕而定經制以整屬其民上則皆統於君下則皆統於宗蓋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

臣按公劉初遷即為宗法以聯屬宗族明仁愛篤周室之忠厚篤於此矣宜數世而後有行葦既醉雅詩之作也

板篇名其七章曰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臣按朱熹集傳云宗子同姓也上文言藩垣屏翰皆所以為固言城則四者之功皆包之矣宗子為

王之城者同姓義均休戚可以寄心膂而禦外侮

左傳士蔿引此語云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蓋城壞則藩垣屏翰靡不傾圮寡助之至傷之者至矣獨之可畏無難知也要在務德以為本哉

禮記月令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鄭康成注曰歲將終與族人大飲作樂於太寢以綴恩也言罷者此用禮樂於族人最盛後年若時乃復然也凡用樂必有禮用禮則有不用樂者王居明堂

禮季冬命國為酒以合三族君子悅小人樂

臣按經意鄭注釋之詳矣云罷者孔疏復云於此歲終與族人燕飲樂師之官大合諸樂管籥之吹以綴恩慈之心而遂休罷至來年季冬乃更為之此與箋為異竊意疏說為長歲終合族不應儉於兩年一舉也

文王世子庶子之正于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_{子讀}慈_{慈}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

孔頴達正義曰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者按周禮諸子下大夫二人屬夏官司馬諸侯謂之庶子職掌與諸子同

臣按國子之倅諸侯卿大夫士之適子謂之庶者以其適子衆多故謂之庶非適庶之謂也倅是副貳于父之稱故知為適子也燕義云掌其戒令與其教治教治謂脩德學道戒令即謂國有大事率國子而致于太子惟所用之者也王制亦云王太

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入學

先王之心至公教國子之倅至于與教太子同故

世子之篇即次庶子一官以示重也

公族朝于内朝内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戰則守于公禰

禰當作祧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太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五廟之孫祖廟未毁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絶而列于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賵睦

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鄉音向方矣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爲服哭于異姓之廟爲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

之親無絶也公族無宫刑不翦其類也

臣按此二十一條先王之為正于公族者詳矣仁之至義之盡也而其敎一領于庶子故曰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然則後世如宗正一官宜講明其遺意而重其選矣

臣又按降等謂親者稠疏者稀親兄弟歲四從父昆弟歲三從祖昆弟歲二族昆弟歲一非謂其食之豐儉也

大傳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

孔頴達正義曰此一節論武王伐紂之後因治親屬合族之禮叙昭繆之事

又曰合族以食者言旁治昆弟之時合會族人以食之禮又次序族人以昭繆之事所謂旁治昆弟也

臣按合族二句統上治下治旁治而為言族人中上有祖禰之行下有子孫之行旁有從兄從弟上

治以敎尊下治以敎親旁治以敎睦不言爲省文也故正義云此一節論合族之禮序昭穆之事而武王伐紂之後柴于上帝祈于社奠于牧室追王其親即序其族焉盖體先王之心爲心愛其所親之義也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

孔頴達正義曰不敢計已親戚與君齒列是尊君也

兄弟親屬多有篡代之嫌令遠守卑退是殊别嫌疑

也又曰此一經明人君既尊族人不以戚戚君明君有絶宗之道也

臣按合族謂會合族人燕飲也君與族燕之禮見於經者有時燕有祭燕國語曰時燕不淫月令曰命樂師大合吹而罷此時燕也楚茨之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此祭畢而燕也竊意周雖大封同姓然皆尚德五叔即無官而宗廟中亦序事辨賢否故有祖廟未毁親未絶而列為庶人者可見任

官者亦少而情不可已歲時及祭輒會合燕飲極歡樂也周禮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爵賞不濫加常飲食之親親之厚也領以大宗伯以示重禮也故為之服皮弁服即于路寢設主賔焉其物肴烝其食世降一等其序以昭穆其時以夜爵樂無筭其儀脫屨升坐立監相禮王與族人燕于堂后帥内宗之屬燕于房雖其詳不可盡考大校禮從其隆而不殺也若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

故賓必異姓而主人則膳宰為之以明君有絕宗之道蓋必如是而親親之恩為無弊義者仁之節也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之所自出四字衍文）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

鄭康成注曰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

為祖也繼别為宗别子之世嫡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繼禰者為小宗父之適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遷猶變易也繼别子别子之世嫡也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先言繼禰者據别子子弟之子也以高祖與禰皆有繼者則曾祖亦有也則小宗四與大宗凡五

孔頴達正義曰别子謂公子者諸侯適子繼世為君其適子之義别于正適是諸侯之子故謂之别子也

云若始來在此國者此謂非君之親或是異姓始來在此國者故亦謂之別子以其別于在本國不來者小宗四謂一是繼禰與親兄弟為宗二是繼祖與同堂兄弟為宗三是繼曾祖與再從兄弟為宗四是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為宗是小宗四并繼別子之大宗凡五宗也

臣按穀梁曰燕周之分子也分子即別子之謂然別子有三一是諸侯適子之弟為大夫別于正適

者二是異姓公子來自他國別于本國者三是異姓崛起于是邦為卿大夫而別于不仕者故舊註皆云此條是通言卿大夫大小宗之制也繼別者族人宗之為大宗雖至于絶屬猶為之服齊衰三月母妻亦然故云百世不遷也既云繼別為宗又云繼別子之所自出者孔頴達以為別子所由出或由此君而出或由他國而來若是則以公子而推其所自出即國君矣又可宗乎故朱子定為衍

文也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謂先君之子今君昆弟是也

孔頴達正義曰君無適昆弟遣庶兄弟一人為宗以領公子禮如小宗是有小宗而無大宗君有適昆弟使之為宗以領公子更不得立庶兄弟為宗是有大宗而無小宗公子惟一無他公子可為宗是無宗亦無他公子來宗于已是亦莫之宗也

陳澔集說曰前所論宗法是通言卿大夫大小宗之制此則專言國君之子上不得宗君下未為後世之宗有此三事也

臣按此國君之子方一世為公子時統領之宗法即所謂別子是也若傳之後世即無是三者矣

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

陳澔集說曰此又申言公子之宗道公子之公謂公

子之適兄弟為君者為其庶兄弟之為士為大夫者立適公子之為士大夫者為宗使此庶者宗之故云宗其士大夫之適者此適是君之同母弟適夫人所生之子也

臣按此即所謂有大宗而無小宗者也若無適可立則但立庶子為小宗是有小宗而無大宗若公子惟已則無宗亦莫之宗故知此節是申言之義也先王合族之道已有燕飲以綴之而族人不得

戚其君是不得宗君也君有絶宗之道是君不與族人為宗也故立宗法以統領庶子使其子孫知敬宗知尊祖吉凶有以相及有無得以相通尊卑有序而不亂親疎有別而不貳貴賤有繫而不間一宗如出乎一家如出乎一人以此治國而國有倫以此繫民而民不散所以刑禮俗而明人倫者莫善于此也方周之盛時宗族之法行列于太宰九兩繫民之制兩猶耦也所以協耦萬民繫聯綴也九兩五曰宗以族得民而

自厲王以後多親戚離散之詩則宗法之不講久矣及秦用商君法富民有子則出分貧民有子則出贅風俗大壞而王公貴人益莫知有敬宗之法後世所為合族之道惟服紀之律而已間有糾合宗族數傳而不散或置產以相贍者亦不足以化民而成俗轉移之權固在上也

坊記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

臣按先王于祭畢而燕意深遠矣蓋七日戒三日

齋親之居處笑語無一不宛然于心則對此羣昭羣穆咸在固有僾然如見親之愛之者因以酒肉燕樂之亦冀親之庶或饗之之意也不然祭之明日尚為繹祭以求神而豈正祭甫徹即弛其莊敬為厭厭之飲哉

周禮春官宗伯小宗伯掌三族之别以辯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

鄭康成注曰三族謂父子孫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

門者也政令謂役守之事

臣按三族舉其本九族極其末舉三族則九族見矣禮仲尼燕居曰閨門之内有禮故三族和士昏禮請期曰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皆舉三族為言辯親疎則三族親而餘族疎也正室為門子以示敬宗之義政令即諸子職云掌國子之倅若有甲兵之事致于太子惟所用之者也

儀禮覲禮諸侯前朝皆受舍於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

東面北上舍去聲

鄭康成注曰言諸侯者明來朝者衆矣顧其入覲不得並耳受舍於朝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聘禮記曰宗人受次次以帷少退於君之次則是次也言舍者尊舍也天子使掌次為之諸侯上介先朝受焉此覲也言朝者覲遇之禮雖簡其來之心猶若朝也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也春秋傳曰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則周禮先同姓

臣按入覲不得並其行自有先後也受次于文王廟門之外以祖臨之自以親親為主故周之宗盟異姓後也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則入見天子皆北面此謂序于廟門外而入故西面東面皆北也

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

賈公彥釋曰伯父其入不云迎之禮記郊特牲云覲

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故無迎法

臣按此上儐傳天子命告諸侯入之辭非他鄭注云親之詞漢書亦云不自他于太后言伯父不言伯舅即所謂先同姓也

春秋宋人殺其大夫文公七年

左傳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

縱尋（量之）斧（伐之）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六卿使穆襄之族與昭公為和）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

臣按宋成公卒時六卿皆公族穆襄之族不與昭公欲去羣公子者去穆襄之族也公不聽樂豫之諫卒使其大夫橫受屠戮大抵春秋時公族皆强

而傴然其始皆不能懐之以徳坐使其勢滋蔓而後圖之不勝則其勢益盛而誰何矣人莫不患公族之難制而不知過之不以道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叚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襄公二十有九年

左傳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荀盈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仲孫羯會之鄭子太叔游吉不親事不書與伯石公孫叚往子太叔見太叔文子衛世叔儀與之語

文子曰甚乎其城杞子太太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餘也指杞）是屏（城也）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孔甚也云猶旋旋歸也）晉不鄰（不恤鄰近之親）矣其誰云之

胡安國傳曰古之建國立家者必親九族然有父族而後及母族有母族而後及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為次也平公不能修文襄悼公之業尊奬王室恤宗周

之闕而夏肆是屏輕棄諸姬可謂知本乎平王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揚之水所以降為國風不列于雅也城杞之役亦不待貶絶而可見矣

臣按有父族而後及母族有母族而後及妻族傳言九族之序最為明切而後世如兩漢之君徒篤于母妻之族而于同姓少恩者為昧于葛藟之詩之義矣葛藟一章云謂他人父二章云謂他人母

三章云謂他人昆所謂次也

國語周語郊禘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餚烝夫王公諸侯之有飫也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故立成禮烝而已飫以顯物宴以合好故歲飫不倦時宴不淫

臣按此周定王語晉士會之辭其平居無事固燕以申好及有大疑謀則飫以圖事詩曰儐爾籩豆飲酒之飫飫私也不脫屨升堂謂之飫箋云私者

固非常之事若議大疑于堂則有飫禮焉先王有大疑必與族謀蓋以與國家同休戚共安危故委心膂焉竊意此亦必宗室之賢者非必會合族人也又其意不主飲故不脫屨不坐而立其牲體半解而房烝禮簡于燕也歲飫亦非必歲舉對時祭而為言明其疏數故約以歲

晉語司空季子曰胥臣臼季同姓為兄弟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惟青陽與夷鼓皆為己姓青陽

方雷氏西陵氏之姓之甥也㚄鼓彤魚國名之甥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别為十二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姬二姬酉祁己二己滕蔵任荀僖佶儇依是也惟青陽與蒼林氏同于黄帝故皆為姬姓同德之難也如是

臣按同姓為同德故黄帝諸子各自為宗其得姓者一十四人是以德居官而得賜姓者矣以德不與黄帝同各自受姓古之難乎其同姓也如是非

必賢不肖之相去苟德少有不類即不得附于所生之姓故八元八愷亦别為十六族而不才之子亦不得以出于帝鴻少皥顓頊縉雲而蔽其誅也成周之公族有祖廟未毁列于庶人者其出仕為卿大夫而有功德則亦别賜姓先王之意非欲别異本支以示子孫使各起其家不得依附屬籍為重以隳其德也能同姓固善即異姓無嫌而惟其德泯然無聞者于斯兩無所處焉其愧之也有甚

于除屬籍者矣後世士大夫之家其子弟往往有
自倚門户坐長驕奢而又況乎席天家之重挾誰
何之勢者乎宜乎姓猶是也而德已非矣
欒伯（欒武子書）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荀會文敏黶也
（書之子）果敢無忌（韓厥之子）鎮靖使茲四人者為之夫膏粱之
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使文敏者道之使果敢者
諗之（諗告得失）使鎮靖者脩之（脩治氣性）惇惠者教之則徧而不
倦文敏者道之則婉而入果敢者諗之則過而不隱鎮

靖者脩之則壹

臣按晉悼公初即位慎選公族大夫使為政于公族可謂知本矣晉自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遂廢公族之官及成公乃宦卿之適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又宦其餘子至是悼公修其制而重其選誠以膏粱之性習于驕奢而弗嫺于敎訓或陷于大戮以傷親親之恩故妙選其官而敎之以豫斯為善遏而曲全之者也昔周原父周大夫原伯魯不說

音悅學閔子馬魯大夫聞之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國亂俗壞言者適多而後及其大人在位者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然則公族之政亦在道之以學而已先王立庶子之官掌國子之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使明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而春合之于學秋合之于射以考其藝而定其等夫是以公族多才彬彬輩出足以屏衛王家而自周以後宗室之令者寥寥無幾常不足以備國家之任使夫

豈其有不逮不學故也漢之河間東平為宗藩之賢王皆以好學聞故享有福禄以禮始終而宋之彭城卒以不學致敗後讀漢書淮南厲王事歎曰前代乃有此吾得罪宜也時沙門慧琳亦云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吁可悲也已故敦睦宗親者當時加訓誨使之束身禮敎明于大義俾可以為宗子維城之寄如常山王衮江夏王鋒之語其臣者是不欲以好學之名自居尤可見當時之不以興賢

為切務也

中庸第二十章曰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

或問親親而不言任之以事者何也朱熹曰此親親尊賢並行不悖之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屬任之不幸而或不勝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若親而賢則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而尊之敬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哉觀于管蔡

監商康叔聃季相與夾輔王室而五叔者有土而無官焉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

臣按宗藩中有足兼親賢之寄者自當隆以事權夾輔王室如其不然富貴之足矣恩誼兩至之道也夫周公猶失之于管蔡雖于公無憾然不若待五叔者之釋然無過也故經但言親親不輕言任之以事

漢高帝八年初置宗正官以序九族

臣按班固表宗正秦官掌親屬平帝元始中更名宗伯高帝立國之初而即以序九族為急可謂知所當務矣然而宗室之令者鮮焉毋亦徒備其官而未講于周官諸子之職所以教導之方與

鄧太后徵和帝弟濟北王壽河間王開子男女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及鄧氏親近子孫三十餘人並為開邸第教學經書躬自監試詔從兄河南尹豹越騎校尉康等曰末世貴戚食禄之家温衣美飯乘堅驅良而面墻術

學不識臧否斯故禍敗所從來也

臣按宗室貴戚但以教學為亟進可以佐國退可以保福禄温衣美飯乘堅驅良古人比之酖毒何可長也

唐太宗命魏徵録古來帝王子弟成敗事名為古諸侯王善惡録以賜諸王其序曰自軒分二十五子舜舉十六族爰歷周漢以逮陳隋分裂山河大啓磐石者衆矣考其盛衰察其興滅功成名立咸資始封之君國喪身

亡多因繼體之后其故何哉始封之君時逢草昧見王業之艱阻知父兄之憂勤是以在上不驕夙夜匪懈或設醴以求賢或吐飡而接士故甘忠言之逆耳得百姓之懽心樹至德于生前流遺愛于身後曁乎子孫繼體多屬隆平生自深宮之中長居婦人之手不以高危爲憂懼豈知稼穡之艱難昵近小人踈遠君子綢繆哲婦傲佷明德犯義悖禮淫荒無度不遵典憲僭差越等恃一顧之權寵便懷匹嫡之心矜一事之微勞遂有無厭

之望棄忠貞之正語蹈奸宄之迷塗愎諫違卜往而不返雖梁孝齊冏之勲庸淮南河東之才俊摧摩霄之逸翮成窮轍之涸鱗棄桓文之大功就梁董之顯戮垂為明戒可不惜乎皇帝念華蕚之棠棣寄維城于宗子心乎愛矣靡日不思爰命下臣考覽載籍博求鑑鏡貽厥孫謀臣輒竭愚淺稽諸前訓凡為藩為翰有國有家者其興也必由于積善其亡也皆在於積惡故知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然則禍福無門吉凶

由巳惟人所名豈徒然哉今録自古諸王行事得失分其善惡各為一篇名曰諸王善惡録欲使見善思齊足以揚名不朽聞惡能改得以免乎大過興亡是係可不勉與

臣按徽此序開陳二端垂訓千古臣是以少節其文而著之篇

宋仁宗景祐二年秋七月作睦親宅上以皇族散處都城或睽燕集詔以王清昭應宫地作睦親宅以處之三

年秋七月置大宗正司以宗室允讓領之時諸王子孫衆多既聚居睦親宅詔以祖宗後各擇一人使司訓導糾遺失

張方平論奏畧曰昔在帝舜命后夔典樂胄冐子夏有東西之序商建左右之學周則有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樂師治國學之政自王及羣后之子皆訓以四術三行之事近建睦親之宫制度周大前模宸極後固國基夫漢立諸侯之邸纔備乎朝宿唐建諸王之

院專寵乎近親未有能糾合宗族均義等義如今之美者也其設司分局綱維備矣至于敎育勸勵之道其諸院講說敎授之官宜擇學問志行定其員數中開廣堂爲之學舘凡公族子弟尊卑咸會而以齒序焉晨以談經晝以學文學官分掌之而命耆德近臣一人總攝焉其勤業特優者遷秩禄加賜賚則不率敎者不待罰而知勸矣

臣按馬端臨帝系考東都故事宗子皆築大舍聚

居之太祖太宗九王後曰睦親秦王後曰廣親英宗二王曰賢親神宗五王曰棣華徽宗諸王曰蕃衍渡江後宗子始散居郡邑然仙源類譜所載以淳熙八年計之太祖太宗魏王以下子孫已二萬一千六百餘人即非渡江亦豈能聚居大舍故其制雖善竊意止可行于近屬而不及于疎遠然則國家當歷年未遠宗支未蕃聚之學舍而擇其人教育之可也如其聟萬年之歷衍瓜瓞之盛至于

繩繩千億則必講明大宗小宗之制以始封之別子長者為大宗如姬姓之宗魯者而餘以世次遞為四小宗各統領其支屬倣司訓導糾遺失之制以教誨督察之嘗以大宗知宗正事統攝之多其學舍豐其禄給妙簡賢才為講說教授之官以德行文藝分科教之不率者以聞于宗正而加罰焉如是則如漢之宗室隨郡國歲計上籍可也舉茂材可也唐之歲送進士可也宋之以經義論試亦

可也以特恩任子進身亦可也朱虛劉章之忠閭平河間之賢向歆劉向劉歆父子之學臯勉以下六人皆東平之李唐宗室事業白賀之文章道宗孝恭之方畧將必彬彬輩出為國家之用而可以比隆于成周之賜姓命氏出入為王腹心股肱爪牙而無有世官世族之譏嫌者矣或曰族領于宗固善矣如為宗者未必皆賢何臣應之曰先王之制為宗法也豈獨序之而已蓋自庶子之官主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倅

而復有師氏保氏以敎養之大學正復以詩書禮樂而敎之于學先王之為敎固莫重乎其為適也大宗之適一小宗之適四先王以為為宗者必使之為可宗故設官以層累相司使無不成之材他日將任以有國有家之重則固未聞公子有宗道而不可以糾郿族人者也使後世實講于先王大小宗之制則必能恭以先王敎適子之法自可以責其為公族之表率而為公族者亦不患于無所

觀法矣史稱允讓知宗正事總領輯睦甚有恩意教養子孫崇尚藝學莫不勸服此其明驗也夫一允讓如此況賢于允讓者哉惜乎後世宗法不講先王教諸子之法亦不復舉行僅有宗正一官不以德不以齒惟所付授掌玉牒屬籍而已甚非所以重本根而固宗子也

神宗熙寧五年夏五月詔宗室非袒免親者許應舉初試黜其不成文理者餘令覆試累覆試不中者亦量才

擢用

臣按古者支子爲羣公子公子之子爲公孫皆得仕其國爲卿大夫士而或氏其王父之字或即以先人之謚與官名封邑以爲族明子孫之賢者得自爲族而不必専縁肺腑丏恩澤也漢世宗室隨歳計上籍劉向以高才進對待詔唐宗正寺歳送進士二十人李程李肱皆爲舉首盖近世取士之法既束于應舉一途則自袒免外使之應舉得官

于朝而不限其所至其不中者仍量才擢用雖于先王所為教育之法未之或講而亦不失為厚也

勲舊附

詩小雅裳裳者華篇名其三章曰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鄭康成注曰守先人之禄位乘其四駱之馬六轡沃若然

四章曰左之左之左陽道朝祀之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右陰道喪

戎之事君子有之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也嗣

鄭康成注曰君子斥其先人也多才多藝有禮于朝有功于國惟我先人有是二德故子孫嗣之今遇讒諂並進而見絶也

臣按小序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禄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絶功臣之世焉序言世禄而鄭兼言禄位者古者有世禄亦有世位也子孫不能象賢但使之食先人之禄故有世

祿子孫象賢則令復居父之位故有世位也惟先
王之心至公且厚故賢而有功者以其德澤覆露
後人而世保其祿惟古之貴遊子弟人主念其先
人之勤則養之于學校嚴之以師保皆為教成之
材故又世保其位幽王之時去古未遠其故家大
宗非若後世之降為皂隸也此作詩之人其被棄
絶因與讒諂共仕宦于朝為彼所譖疾其蔽明害
公而思古剌今焉三章四章所陳四駱六轡大夫

之車左宜右有吉凶之事蓋失位而念昔先人尚不致褻其貧寠則固未嘗失禄也先王之待勲舊其貽謀也長矣

春秋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昭公二十年

胡安國傳曰曹無大夫其曰公孫賢之也何以賢之為公子喜時之後賢之也喜時者曹之社稷鎮公子能以國讓不取乎為諸侯所謂子臧是也春秋之義善善也長惡惡也短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以其

賢者之後苟可善焉斯進之此舜典罰弗及嗣賞延于世之意也後世議者有乞録用賢者之類功臣之世葢得春秋之旨矣

臣按人君之待其勲舊或及身僅能以禮終而其子孫往往不章苟以春秋善善及子孫之義推之功臣之世當録用以示勸然不度其才而處非其據則寵之適以速禍是在加之以教訓使克世其家以篤其慶用昭前人休世世富貴可共之矣此

春秋善善也長之義也

論語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

臣按此周公告魯公之辭大故謂惡逆葢故舊多藉前勞邀異數一不滿望常觖觖失圖以陷于大故而遂啓人君猜忌之端謂舊人都不可信任者則非也聖人之言不傷恩不掩義使夫干于大戮者不得援昔日之成勞以寬其誅而其謹愿無他者亦不必以地望之近于偪而逆為之所而凡小

嫌細故則固蕩然悉與舍覆不以繁文苛法繩之

如漢文帝賜金以媿張武其忠厚之道也

漢高祖封功臣為列侯百四十有三人時兵革之餘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户其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逮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歸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户小國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多抵法禁隕

身失國至是現侯裁四人罔亦少密焉

臣按此言功臣之為列侯者而其安危善敗之故葢可覩矣當時之享王爵連城數十者尤可攷而知也賈誼曰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夫徹侯之不嗣多在其子孫而王數十城者及身之不保葢假之以利器畀之以重權形勢既極翻覆自便一摇足輒為亂階而卒以殘亡可

不悲哉先王惟謹微慎始之為慮遠也故雖分藩定封之時而參錯之以同異姓之國分之以百里七十里之地嚴之以三軍二軍之制來之以比年五年朝貢之期卿必命于其君而官爵不得專除也賜弓矢然後征而軍旅不得擅調也名山大澤不以頒而利權不得輙攬也車服不妄加鬯卣不濫及財物賞賚不至于無數凡所以示之節以留不盡之歡使不至乎怙寵已極以啓其邪心夫是

以胙土田者相望而無有反畔之患然其後猶攻伐四起爭奪不休而漢世功臣大者王小者侯王之者始惟恐不得當其意坐使之速于敗亡至唐之節度以使為名而事權過重遂有藩鎮之禍夫先王處封建之勢猶能斂天下之權銷奪未形之變後世尺土一民皆天子有也而可不制之于始以逆折其萌貽尾大不掉之患哉

宣帝元康四年春正月求高祖功臣子孫失侯者賜金

復其家凡三百十六人

臣按賜金給復近于古之世禄也更當論其祖宗功之大小及前所坐失侯之故興滅繼絶任賢官材則足以勸能者矣

光武帝建武十三年夏四月吳漢自蜀振旅而還于是大饗將士功臣皆增邑更封已歿者封其子孫或支庶

自隴蜀平未甞復言軍旅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脩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帝亦思念欲

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為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鄧禹内行淳備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脩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資用國邑不脩產利賈復為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惟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曲容宥其小失遠方貢

珍甘必先徧賜諸侯而大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禄無誅譴者

臣按古昔盛時所以疇其勲庸者雖錫山土田而常入為王卿士盖古之親臣即其世臣而無有不可任以職事之嫌也蕭曹依日月之光而迭居相位皆以功名終豈可謂不可以居三公哉然而人之情固有可與圖危而不可與居安者當天下既定大難削平功高而久握大權既非人臣所以自

安全之術而為之君者雖寬仁大度一不以介蔕于其中顧其深愛而曲全之者亦必有道矣又人之才分固各有宜長于戰鬬者多不嫺于吏治使之從政其甚者怙寵弄權胥于禍敗而其謹厚無他者亦多以不學致譏一有負累繩之則傷恩舍之則枉法必也恩為私而法者天下之公則雖欲保全夙昔之驩而不可得矣光武之不以吏事責功臣政恐其得過此真善處之道而是時高密膠

東固始三侯仍參議國家大事曷嘗盡置之不用哉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如其人也于從政乎何有而要不可以一概而論也

唐高祖武德九年九月是年秋七月太宗即位定勲臣爵邑

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侍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反出前宮齊府人之後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

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為政之體乎

臣按人君之于天下當如衡然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必以舊人不足信任而疎遠之者固非也以其非舊人也而疑之可乎四海皆吾赤子也百職三事皆吾腹心股肱爪牙也又何置新舊于其間乎太宗之朝如王魏如敬德皆其讐也而曷嘗有

毫髪之負其君者哉先王有大疑謀必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使無不竭之情而設官分職親疎並用毋以内圖外而亦不以外而閒内也毋以小謀大而亦不以大而遺小也毋以遠言近而亦不以近而忽遠也廓然大公表裏洞達天下如一家一家如一人自然榮衛周通精神凝聚而必無有鬱結否塞之患矣

宋太祖建隆二年秋七月罷侍衛都指揮使石守信等

典禁兵

臣按宋祖最能御將當時邉將分屯諸州要害皆其親信歴十餘年不易其任然位不過廵檢使兵不過三五千人曽鞏稱之以為任專則勢便位不極則士勵兵少則用約御將亦多術矣此後人所當法也

以上親九族勲舊附

御定孝經衍義卷二十五